

# 橘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谈梁

舞“如椽彩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而仰天长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而慨然畅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是湘江成就了《沁园春·长沙》，也是湘江成就了青年毛泽东！

美国作家斯诺《西行漫记》说，湘江为“中国南方一条绝美的河流”。我们出生在湘江边，生活在湘江边，对湘江有一种特别的情怀，就如身体里流动的血液。是湘江滋养了我们的身体、思想，多少次，我们徜徉在湘江边漫议人生，谊切苔岑；多少次，我们相聚在湘江边咏诵屈原、杜甫、辛弃疾、毛泽东等诗人的豪迈之作，细细吟研诗中佳句，让心灵获得再三的洗礼、升华。今天，虽然岁月早已在我们的鬓须轻盈漫步，可我们依然激情满怀，坚信诗歌的磅礴力量。我们期待着，期待每一次的怦然心动，纵情放怀；期待我们的母亲河——湘江，能在新时代涌现出更多别开生面的澎湃豪情与盎然诗意。

不知不觉，雨停了，太阳悄悄地露出了笑脸。

我们不约而同地放朗朗诵《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或许我们咬字吐词并不标准，但我们声如洪钟，热血沸腾。

篝火越烧越旺，我们意犹未尽，齐声朗诵毛泽东《沁园春·雪》。我们的声音高亢激昂，穿透苍穹，像一群雄鹰，翱翔在苍茫的原野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文艺零谈

## 一碗滚烫的芝麻豆子茶

卞进波

滑过唇边的茶水有点烫，我细细地啜了一小口，先让这混合着芝麻豆子生姜的茶水润润喉咙。有些日子没有喝过芝麻豆子茶了，这独特的香味让我有点馋，差点烫着了。我挪动着身子，换了个端茶的姿势，把嘴巴凑近茶碗边轻轻地吹着，飘在茶碗中的芝麻散开又聚拢，我吹两下喝一口，慢慢地嚼着嚼到口中的芝麻豆子，吞咽着这藏在心底的偏爱。

茶馆戏台上正唱着花鼓戏《补锅》：“风箱拉得响，火炉烧得旺，我把风箱拉，我把锅来补……”欢快扭动的兰英、小聪唱腔灵动奔放，地道的方言像是撞着了房梁，又跌回我端着的茶碗里，漫上了烟火，亲切。围坐的八仙桌上摆上了小花卉、红薯片、小芝麻坨、瓜子、花生等零食，听戏、喝茶、嗑瓜子的人转换了模样，芝麻豆子茶却重叠了记忆中的味道。“船到靖港口，顺风也不走。”听一曲弹词，再上一碗滚烫的芝麻豆子茶，驱寒祛湿，水上行船寒气重，湿气也重，下榻茶馆暖暖胃，安心等着“收起竹篙收起来，一路慢慢悠悠到靖港”的米商船，做一笔买卖，多赚些银子好回家。

茶馆的芝麻豆子茶是坐着喝，用碗盛，轻吹慢喝，多了些雅致。半边街上则是站着喝，用杯装，街头、街尾、街中寸寸节节都摆着放置了芝麻豆子的茶杯，用滚烫的开水一冲，街头香到街尾。茶叶的清香、生姜的辣香、芝麻豆子的焦香溢满了半边街，就连街边芦江里的乌篷船似乎都呛得摇晃了两下。坐在乌篷船里的我忍不住站了起来用鼻子嗅着香源，晃得船家高声嘱咐：“穿好救生衣，抓好扶手，注意水上安全，靠岸就能喝上了。”手捧芝麻豆子茶，借脚步数着平铺在半边街麻石板的游人嘴角含笑，轻叩古镇千年，古商铺、古作坊、古当铺、古石器陶器……步履悠闲自在。“花开靖港”徐徐谢幕时，又优雅地将芝麻豆子茶中的苦辣甜香收于一盏茶，藏于一

杯水，留在了靖港，散落在茶馆、半边街、芦江中，一品经年。自打记事起，每每表现好时，母亲就会奖励我一碗芝麻豆子茶，置于桌上，叫我慢慢喝，小心别烫着。忙得过来时，母亲还替我把茶吹冷点，让我快速解馋。母亲是靖港的邻居，住在靖港对河铜官，她泡茶用的芝麻豆子一般是现炒，芝麻豆子还在锅里噼啪作响时我就馋了，太香了。最深的印记是跟母亲一起去六外婆家拜年，芝麻豆子炒得最香的时候我就去六外婆的厨房瞄，泡出芝麻豆子茶只有母亲有，六外婆给我端来的是一碗冷着的白开水，她怕烫着我。喝芝麻豆子茶我有经验，不怕烫，心底一生气，拖着母亲就要回去，弄得六外婆摸不着头绪，怎么就把小客人得罪了呢？

站在半边街上脑子里又跳出了几时的糗事，我嘴角弯弯，轻轻笑着，把这份愉悦投掷到街摊上一个硕大的擂钵子里。擂棍捕捉到了我的欢愉，正卖力地擂着芝麻豆子生姜茶叶，现场展露擂茶功夫。我又赋上了擂茶一杯，拿了个小勺子，一勺一勺地舀着吃。茶叶生姜芝麻豆子都擂成了细小的粉末，无须我用腮帮一鼓一缩地咀嚼，可直接吞咽，像极了猪八戒吃人参果，整个吞下去了，牙床牙齿落了个清闲，连嚼碎这环都省了。擂茶少了细嚼苦辣甜香的烟火味，我还是钟情于一碗滚烫的芝麻豆子茶……来靖港，就是要品芝麻豆子茶，品茶烟漫过麻石街，品一碗乡愁落晚霞。

半边街上的擂茶填饱了我的肚子，茶馆里滚烫的芝麻豆子茶解我乡愁，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靖港古镇街仿佛把我领向了“回家”的路，不觉吟起一首诗来：雨后的山村，漫着清香，泥泞路上的脚印杂乱无章。山旁的小屋飘出了一缕炊烟，她在招手唤儿回，爸爸喂鸡喂猪的活还没忙完，妈妈的灶台就飘着饭香。双手接过芝麻豆子茶，叫了声爸喊了声妈，这就是我的家……

# 我们依然激情满怀

范亚湘

平凡得犹如湘江边的一棵无名小树。可是，因为湘江，因为诗歌，我们忘却了平日的烦恼、纷扰，忘却了生活的忙碌、艰辛，展开胸怀，忘我地将这个冬日演绎得格外生动、活泼，洋溢着诗情画意。

眼前的湘江在欢快地流淌着，循着涛声回望，湘江见证了一次又一次诗与时代的伟大相遇。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那是公元前280年，屈子“既放”，在湘水之泽行吟《怀沙》，像泛滥的江河之水，汪洋肆意。自屈子始，一江诗意从未间断。769年，杜甫溯湘江而上，开启了他的“湖湘三万里”。“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尽管一直在湘江上漂泊，但不及两年的时间，杜甫在湖湘吟诗99首。诗，已然已成为杜甫在湖湘的另一种生命延续。

抑扬顿挫，一句一韵，我们朗诵得好认真。又有人抢到了话筒，朗诵宋朝词人辛弃疾《满江红·暮春》：“湘浦岸，南塘驿。恨不尽，愁如织。算年年辜负，对他寒食。便忆归来能几许？风流早已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沉空碧。”

什么是直抒胸臆？辛弃疾“凭画栏、一线数飞鸿”就是！1180年，辛弃疾“漕移”湖湘，那一夜，湘江波浪翻滚，酒

摆渡  
三条小船聚在一起似乎在聊天  
水域的细浪推着细浪  
拍打水面抖动绸缎

水中的绿撩动天上的蓝  
云絮与远山沐浴清水的清爽  
未曾划动的橹  
让往事沉向浅底

周而复始的晨昏  
它们把心贴入波纹  
让相互倚靠的日子  
长出新的梦境

当星光沉浸在水的柔韧里晃荡  
街灯用自己的语言闪耀心情的亮点  
摄取一张照片  
留下被鱼咬过的月痕  
写一封寄向远方的信  
途经你曾经跨过的那片绿茵

想象曾经的船上一本正经  
触碰我们见过的风景  
如今有些寂静的心  
测量高深的厚度  
是否有鸢鸟的翅膀扇开衣襟

船按照惯常出行的时辰  
摇动日月星辰  
一湾清水洋溢过往的故事  
直到港湾里载满温馨

天鹅漾水  
染遍天际的一轮红心  
需要暂时的沉浸 栖息与宁静

两只天鹅划动水波  
酝酿安谧的梦

水面的涟漪不紧不慢  
泛起夏日的清凉

浓绿的树挺着胸膛  
为开闸的襟怀瞭望  
过滤的风  
摇动翅膀传递馨香

远方的期待  
像奏响的钢琴配合水的通达与流畅

晚霞双栖  
梦给了翅膀  
翅膀扇动了水面  
水涌动思绪的细浪

落日灿烂了心情  
心情折射成霞光  
霞光美丽的装备丰富夜幕的遐想

一对天鹅的守望  
柔雅生活的空间

站成无畏的自己  
把想法藏在云里  
云却下起了雨  
把情绪藏在水里  
又与渔网相遇  
把秘密藏在树里  
又有飞鸟啄食

还是把松安竖起吧  
让桥墩挺立  
站成风雨无畏的自己

湘≈相诗≈

天空中飞洒着雨丝，给这个冬天添了几分清新和诗韵。

说来有些不大令人相信，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一群同喝湘江之水的中年人，相互吆喝着来到湘江边的一家农舍，参加一场诗歌朗诵会。

话筒、音响安放完毕，篝火烧得毕剥作响。还未喝完一杯芝麻豆子茶，便有一位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的女子落落大方地站到了话筒前。“朋友们好！今天我来打头阵，朗诵明朝诗人邓云霄《冬雨》：‘经旬斜雨滴长廊，冬暖苔生草又芳。谁剪钟山云一片？随风入户到绳床。’”她的嗓音有些沧桑，像是刻满了时光的印记，直接将我们带入了情景交融的冬雨诗境，分明感受到了凛冬中的生机。

“好！”情绪瞬间被调动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高喊。

掌声未歇，同时几人起身去抢话筒，一位男子快人一步，牢牢地将话筒攥在手里，开心得像个孩子。他的衣服上还零星地沾着水泥，额上深浅不一的皱纹里，藏着温柔的坚毅。他朗诵的是宋朝诗人苏轼《失题》：“足趺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他声音洪亮，表情丰富，眼中闪烁着光芒。随着他声情并茂的朗诵，我们似是身轻如燕，翩然翻飞在一片未知的天空，日月星辰如触手可及。

我们都有些激动了，又是一阵齐刷刷地高喊：“好！”

篝火在熊熊燃烧，也在燃烧着我们的热情，争着抢话筒朗诵的人一个接一个。我们来自不同行业，无不皆为芸芸众生，



杨杉供图

## 茶马古道

烟雨秦楼

不知道茶马古道是不是最具代表的商业遗迹，但茶马古道上一定有最动人的古老传奇。因此，我以为对话茶马古道是一场穿越历史烟尘、触摸生命坚韧的厚重而诗意的漫步。

落脚茶马古道边的一个小村，与其说是偶尔，不如说是必然，因为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入口。黄花溪是一个自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村落，穿村而过的清溪，倒映着村民耕读传家的烟火日常，安静而祥和。

清晨，沿着溪边小径前行，转过一座简易石桥，就踏上了传说中的崇山古道。古道盘旋在崇山峻岭间，如同大山的书笺，刻着千年风华；石板路磨得光滑锃亮，走在上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脚步。它已变得岳麓叠翠映湘江，山水洲城共绘卷，不再是当年仅见零星绿意的城；已变得十数长桥横碧浪，数条隧道贯江心，不再是当年街巷拥堵的城；已变得工程机械冠全球，文创科创齐发力，不再是当年依赖传统百货的城；已变得书院文脉融青春，夜市烟火引游人，不再是当年活力待发的城；已变得名校名医护民生，宜居宜业暖人心，不再是当年配套待完善的城。现在的长沙，每一寸土地都闪现着生机勃勃，每一缕空气都浸润着火辣鲜活，每一次日落都晕染着晚风浪漫，每一抹霓虹都点亮着不夜精彩。想起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作为一名直接受益的长沙人，我怎不是满心的欢喜与骄傲呢？

那是些真正的勇士，他们身着布衣、脚踏草鞋，赶着马匹，在云雾缭绕的丛林里，用火把驱散山涧的瘴气，用盐巴擦去马蹄的血泡，用铜铃摇醒沉睡的山岩，就那样勇往直前地披荆斩棘，硬生生凿出一条连接西南与西北的茶马互市贸易通道。

夜幕降临，他们会古道旁歇伙铺歇脚。三五人围坐火炉旁，煮上一壶黑茶。浓郁的茶香随着热气升腾，弥漫在空气中，化作无形的力量，源源不断注入他们疲惫的体内。于是，满血复活，品茶聊天，笑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或许，他们还会拿出随身带着的乐器，吹奏起欢快的曲子，旋律



## 沁园春里见长沙

肖凌之

深秋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又一次来到橘子洲头，围着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绕行一周，注目、瞻仰、缅怀。然后，循着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所描述的意境，想象着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携百侣常来此处，遥望麓山枫红，击水湘江，心忧天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并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历史叩问。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头发飘逸、脸庞俊秀、目光深邃、神情睿智，不仅是长沙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地标性建筑，更是长沙人共同的城市记忆与精神象征，也一直是我心中承载理想与力量的精神坐标。

自有这尊雕塑之后，我每年都要到此拜谒与打卡，多则十上十次，少则也有三四次，要么是陪远道而来的客人，要么是呼朋唤友，要么是自己独来。

巧合的是，我的这次造访却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因为今年正好是毛泽东当年站在这里，追怀往昔岁月，感慨革命形势，创作《沁园春·长沙》100周年。

记得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这首词就浇灌了我的心田，给我的成长赋予“怅寥廓”的眼界，让我学着跳出琐碎见天地；给予我敢“到中流击水”的闯劲，让我学着直面挑战不退缩；更赋予我历经岁月都常葆“风华正茂”的热忱，让我始终带着朝气向未来。这首词通篇情景交融，自信满怀、雄浑壮美、励志向上，气势磅礴，富含着宏大的格局和深刻的思想，一经问世，更是直接融入了长沙的城市血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长沙人勇担时代使命，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责任和担当，去创造美好生活，建设美丽城市。

忽然想到自己亲历长沙城这几十年的发展而变化，我的心便激荡起无限的澎湃。那是1984年秋，我这个湘西南小山村的幸运儿，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和报到单，背着行囊，几经辗转，在邵阳搭上绿皮火车，经过12小时的颠簸来到了长沙。从未见过大世面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大世面”。只感叹：长沙很大，大过老家县城的好多倍，但实际上它的核心区域，东边仅止于火炬黎天的火车站，西边仅止于湘江西的溁湾镇，南边仅止于东塘的百货大楼，北边仅止于伍家岭的开福寺；长沙的建筑很高，我那老家没有一幢有这样的气派，但最高的建筑就是五一东路的两岛饭店、河西溁湾镇的麓山饭店和枫林饭店，也只有十一二层；长沙的路很宽、很繁华，我那老家根本没有这种路，但最宽的路也就是双向四车道的东西向的五一路和南北向的韶山路；橘子洲大桥很长，跨度有1500多米，我那老家从来没有这么气势恢宏的桥，但整个长沙城横跨湘江的桥就只有这一座。我来到长沙，是怀着对“恰同学少年”的憧憬而来，那好奇、期待、兴奋、幸福的样子，现在想来还是满身的自豪和甜蜜，只是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一来，长沙却成了我一辈子的牵挂。

麓山脚下的7年求学时光，几乎是在岳麓山与湘江两岸丈量出来的。刚入校的第一个周末，全班同学到岳麓山响鼓亭开展破冰活动，记得一同学操一口乡音普通话为我们背诵《沁园春·长沙》，直引得我们捧腹大笑，也引起了一番关于“谁主沉浮”的争论，声音惊飞了林中的鸟雀，那情形颇有几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样范。那时的我，傍晚常与同学沿着湘江西岸大堤散步，遥看江心的橘子洲，近看渔民划着木船收网，江风里满是鱼腥味与草木的清香。也偶尔约上同窗从河西跑到河东的火宫殿吃臭豆腐，或者用几毛钱一碗的米粉驱散紧张学习后的疲惫。黄兴路的一家刚开业的自选商场，也成了我们课余时间时髦的去处。一句话，我求学时期的长沙，在我眼中只是一本刚刚翻开的新书，每一页都写着质朴与生机。

离开学校后，正好赶上长沙发展的加速期，我便以公职人员加长沙市民的身份参与和见证着长沙日新月异的变化。迄今也就是30多年的光景，现在的长沙却变得让我眼花缭乱，数不胜数，说不胜说。我只知道，它已是当年长沙城域面积的多少倍，已从过去“河东独大”变成了“一江两岸”多中心，城区新增主次干道数百条，弄得我这个“老长沙”居然出门不借助导航难以找准要去的地方。它发展得如此神速，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它已变得岳麓叠翠映湘江，山水洲城共绘卷，不再是当年仅见零星绿意的城；已变得十数长桥横碧浪，数条隧道贯江心，不再是当年街巷拥堵的城；已变得工程机械冠全球，文创科创齐发力，不再是当年依赖传统百货的城；已变得书院文脉融青春，夜市烟火引游人，不再是当年活力待发的城；已变得名校名医护民生，宜居宜业暖人心，不再是当年配套待完善的城。现在的长沙，每一寸土地都闪现着生机勃勃，每一缕空气都浸润着火辣鲜活，每一次日落都晕染着晚风浪漫，每一抹霓虹都点亮着不夜精彩。想起这些实实在在的感受，作为一名直接受益的长沙人，我怎不是满心的欢喜与骄傲呢？

这真是，百年光阴流转，湘江北去依旧，麓山红枫岁岁燃秋，而长沙早已换了人间。这座城市的每一步成长，都在应答着毛泽东百年前的世纪之问。

郭雨滴 供图